

聖宋文選全集

五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二

余襄公

堯舜非謚論

跡驟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于書大一統焉遷列之為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予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粵自邃古聖人迭興真淳乍散制度未備尊盧赫胥以前未有姓氏皆以教民之事而名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及三皇頗推五勝乘火帝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遞觀興廢漸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嚳帝堯帝舜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帝堯稱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與之地為國號也帝嚳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以名言之則顓頊嚳嚳堯舜皆名也顓正也嚳極也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樸知以美字為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者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僻王嗜音酣酒者有之荒禽冒色者有之飾非復諫者有之剖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

二選 十三

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群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善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反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為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縟禮烏有舍勸戒而就質畧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著謚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為訓解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興於周為得 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革天命濟率土於塗炭者祖之盛恢聲教同文軌納蒸民於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沒則觀其謚所以序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群廟之上親雖盡而不毀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撫運紹炎漢之重熙拓蠻夷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勲立而民疲於干戈矣惑神仙之談則少翁樂火之寵崇而吏煩于祠祀矣悅韓嫣之佞而處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譖而誅及戾 則父子之恩絕矣舉其大槩何啻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謚曾不為靈若厲而反壯其武廟為世宗廟周公之法



敗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黃次公議其樂章遽抵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舊物始為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姬道再盛廟在迭毀亦無異號暨乎漢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繼嬰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義省刑罰弭兵革服節儉而園囿空虛宇內太平廟稱太宗斯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無德及民不加惡謚固亦幸矣尊之為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遠略高出百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匈奴徙庭甌越清吏修典禮嚮儒學登封告成而漢之制度于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邦土雖辟兵已贖矣遠夷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雖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憊可勝道哉末年下哀痛之詔進筦權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曹霸者之不及代廟勿毀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別至於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

史選 十一

二

以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畜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勲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為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器及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暨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強大諸侯力政而周室卑矣孝公增修穆公之德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衛鞅以孽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霸後先世遵先軫范雎蔡澤離疏釋躄而卿相任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覆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一賢之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于是為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蔽愚毒痛齊民四海瓦解而宗社墟矣  
愚嘗以謂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搃形之國氣凌山東穆公任  
由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橫驚有起剪恬驚握其兵  
穰魏睢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加其強李斯始以儒學西游于秦乃進一  
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橫卒并天下以斯  
為相且斯以布衣徒步遊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為不過也海內既一屬心  
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乎偃秦人困盧井之廢土待我乎聞父子  
薄糶鋤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其君於成  
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其而乃背戾古始拔本塞源燔棄詩  
書愚弄黔首絕尺寸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心築宮彌山川  
勒銘徧海內戮誹謗禁偶語刑煩令淫國紀隳矣網紀既隳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  
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搖天下必蕩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 徽廢弦誦  
之大業習鼓旂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于茲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邱  
之變趙高以褻近之資啟亡國之言丞相當于此時正人臣無將之誅以  
天下召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常險阻輔以至道可至  
文選 三

太平若刻去 刑罷遣謫戍民無怨 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  
之詞越錄而拔胡亥小人在位兵徭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填驪  
山比屋嗷嗷半為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賊屠山川卒  
被高譖黃犬之歎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 皆斯之由也倒持太  
阿 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  
幸也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賊莽乘之盜竊神  
器漢祚中絕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家之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思源之陳  
平者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瀰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敗其隄防  
而極于昏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遂正宸極后族呂  
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租賦而已賞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  
弱呂后殺三趙王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正無窮之法定君臣  
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彘之酷意不久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  
不曰孝惠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者用辟疆  
率爾之辨尊王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

勃朱虛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祿產體不近下一有羿從之材則漢之社稷幾為他姓所得矣不曰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乎厥後魏其侯以竇后兄子武安侯以王后異父同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為丞相孝武最稱英明而田蚡為相權移主上上曰若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蓋近中宮之勢而用之內積憤懣而宣於言也衛青霍去病雖以軍功服大位然亦因椒房之重孝昭之時上官桀父子霍媪之謀幾傾漢室皆惟廡之親也許史丁傅家印紫纁綬若若分茅土握符節乘鈞軸乘朱輪華轂而朝者不可勝數不曰瀰漫於景武宣元之際乎漢之鼎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士而持之耳及孝成之在位也趙氏妹弟專寵賊害王子王氏五將世外擅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肆其奸險以取名器復緣哀平短祚國三絕張禹師丹之輩諂諛佞邪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挾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缺者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極于昏墊乎西漢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僂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主賞謀臣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為胙土錫壤不侈其封域帶河礪山克保其專嗣因謂高

史選 上

四

祖創漢基剗秦制封宗子封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威權賦足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菹監世史學罔不推論咸以高帝之賞也地廣力强所以速叛建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寧于是謂高祖之策為非而光武之謀為得愚雖不敏嘗謂不然何則賞元勲誅大憝者法也順世機息民患者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代紂時也秦并六國蠶食天下尺土寸封不在他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僻左返攻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為敵當此之時叛王驕將爭逐秦鹿者衆矣陔下之役子房請捐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乃可滅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陳餘于項氏無纖芥之勞環封三縣尚怨項籍况韓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鄰敵不設重餌其誰肯來豈能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吳鄧輩疆邑數四而已耶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剪除凶醜以順制逆以仁易亂因思漢之民成復興之業先帝馭臣之予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沿革於是限其土宇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耐其勲杜震主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首領不陷刑僂者斯亦可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曰時為大順次之宜次之其此之謂乎必若美世祖之權則可矣若又短

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詁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於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濶略而後史賅備乎蓋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德累行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癸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厲主以聚斂亡幽王以好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柔毅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漢鳴鳳凰平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墮星隕蟻生鷦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晉庭龍見涓水不由

文選

三

五

德至斥而勿敘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孟堅子長推輪怪課其啟國也以斬蛇大澤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略棄矣其定制也或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而古人之象藻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該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罷縣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瑞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故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為畜日游於君之宮沼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怪惑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得無懼乎

姚璿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修史其實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陞執筆對仗趙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璿建議秉鈞之臣訐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敘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脩矣璿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伏退之後跡便疎

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由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可以實書書而不實為己誣矣寔而不諱為己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大史上與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因不見帝王之容耳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諛孰諍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為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于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扁鵲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鈞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鼓執軌而自序策略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璿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也故三統之義於是章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乎三王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以述也至于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豈非旨深而意遠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為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高辛氏乃與夏同正朔三而止質文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於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質文亦異三皇正歷歲准攝提古之為君因民而治故唐虞以上無變易迨夏后之繼統也自以德衰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滿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沿革頗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寢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己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



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是興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君之出令象歲功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斯備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乎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三微不可以為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上古哉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順歷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歷而得夏正也又烏聞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己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于歷數亦不異於堯又曷覩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蓋順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偏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此三政者又可行於帝皇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服色俱依於五勝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佑孔穎達之徒復引為證疑誤後學甚矣夫

禘郊論

文選 三

七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啟後學之鈴鍵後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為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雜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謂祭感生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鄭禘謂祭昊天於圜邱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不立廟祧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禘黃帝商周禘饗蓋姓氏所出是為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太微五帝遞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邱而祀上帝於南郊惟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為星象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邱之名分為二祀斯皆舛謬深用軫惜何則郊與圜邱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邱分為二祀祖宗合為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為圜邱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神五帝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此說殊為失旨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

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謂太微五辛耶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為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按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蒼穹之例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五印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違其旨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無經據康成最為明禮而於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即云祭昊天箋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云祭而小於禘注左傳稱郊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為祭天首尾紛拏自相矛盾孰為辨之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三

曾子固文

唐論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于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而易供民有農之寔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而治之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備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才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數錢

文選 三

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政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國體辨

或曰事之弊作而更之歟安而弗顧與曰作而更之也人之不善按而誅之歟安而弗顧與曰按而誅之也然而作而更弊世以為紛紛也按而誅不善世以為刻許也何謂與曰有以也事之體有小大罪之情有淺深彼以繫者大而罪也深任忠義者之視之也則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未果也何則為國家天下之計然也人見忠義者之然也不識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然也我顧不能然與當其坐于府立于庭而議之於四方使彼其繫者小而罪也淺而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不果也甚者構而侈之也為國家天下之計乎則未然也於是謹然厭其紛紛也病其刻許也豈惟厭且病歟當世誠有任忠義者為其所當然則上必思彼紛紛者之所行刻許之所存而皆讓焉誠有任忠義者為其所當然則不之見信幸而信則姦與庸者得厭且病之事而間之矣嗟夫事有似之而不然者此是非之所以亂虛實之所以昧不可惡也與惡則何如亦察焉其請而更者利害也大繫天下國家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之事也反是也則未也然則弊之細也惡之淺也安而弗顧與曰考其弊而更之得其大者焉審其罪而誅之當其深者焉則細且淺者熄焉覩細者淺者之可憂抑其不熄則徐徐而治可也豈安而勿顧也與或曰彼雖紛紛也刻許也然其於事也情歟曰或情不情焉雜也然則凡彼之所以美也有讓而不情情而不以其地則罪始讓者與否則彼之紛紛也刻許也或情或不情時也罪忠義亦可與

### 問堯

或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凶而舜能焉曰舜之所以聖由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于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是夫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聽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於是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耳曰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否用與誅至於舜之時可也故堯遲之云耳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為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 論習

治亂之本在君之好惡好惡在所習少習也正其長也必賢少習也不正

其長難與共為治矣不幸而然則將磨之孰能磨之擇人焉朝夕相與俱出入言動相綴接焉是則可磨之也主然而者助之主然而違者替之不釋則極論之勉焉除其蔽欲而接之以道不見邪者而變焉其志素定矣然後可與共為治其為大體不亦艱且勤歟然於習之也有漸矣古之所以為治者豈異焉此眾官不有任也豈必人之不材也朝夕未嘗相與居也出入言動未嘗相綴接也是焉而不能助違焉而不能替不釋而莫之極論也其蔽欲日益固其為道日益拙所見寺人女婦邪者也其志素定矣未也其可共為治乎其為大體不亦怠且忽與噫宰相雖尊也然其見也有間矣置斯職也不慎歟使此職也不盡也而寺人女婦得其心其誰曰可也噫左右侍從之官其非所謂常伯侍郎給事諫議司諫正言歟

### 邪正辨

正者一邪者十烏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歟曰攷其實焉爾言者曰某正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為之迹亦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構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

文選 三

三

也有間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通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攷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入之情攷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耶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攷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如此不輕以蔽于號令也一于賞罰也明于治也幾矣攷其寔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豈異焉不此之高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于其言與行則未之攷也苟攷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構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考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適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攷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入之情攷之待其終而

質其效正者賞與咎耶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舍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聞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烏有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攷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攷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為賢大佞之為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考其實矣豈不可歟如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 說勢

周之初天下列為諸侯而居者以千數力小易也勢便易治也此所以不惟承號令奉職貢而已固寔有以翊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兼數千里而王令之不能誅之不能加之并為六國合為秦而周亡矣非封建罪也地過王制漢興襲其衰制尋亦大亂秦人壞列國而郡縣之其勢誠小而易使也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眠徙置守宰若奕棋然而勢豈使而治豈得行也上之與吏吏之與民不異於燕趙之相觀一有變則翻而從寇耳而能有以翊戴天子乎故一夫倡叛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守宰

史選

三

四

亡具甚耳今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更具事以為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天下之存亡視其大倫大法之治亂耳其次惟其所制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執便而易治皆善也地過王制勢奪於下皆害也借使韓魏燕趙列為百里之國而侯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勢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以萬世先惠可也天下之勢豈不誠易知哉後世矯前之敝法寢藩鎮權功成求遂矣然而尚未反守宰之分職伸州縣之榦翼豈計之善也萬一水旱疾疫其或有覲倖之人出者州縣其何以備之徐樂山濤之論可不念耶誠念之不難擇人而任之分勢而使之如斯而已矣

### 說用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寔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噬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于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我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雪霜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為形散之為聲充之為氣始終之為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霜雪也雨露也能使為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群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土

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欲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我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為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我有以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于內而莫顯于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於上而陰被于下馴于其心而不可強通于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音執於器據於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為之也

說言

上之收群言其務當而已誠使貴且信者其言非必不可聽也賤且疎者其言是則必可舍乎否也靳為有補於治而已夫然則豈惟上之失得可質焉天下之邪正舉白矣昔舜之達四聰明四目也故元凱在下不能抑也四凶在上不能蓋也其治由此而已昧者反此喜是其所用不廣聽於其所忽雖然當否莫有主也豈惟上之失得不聞焉天下之陰狡者舉進矣秦之敵以斯高漢以莽禹晉以荀賈唐以牛李裴盧其大效已可不懲與或曰不察邪曰繩其大慝紓其小過誅其寔施其文何察焉噫吾有為而言之也使貴且信者皆得其人茲說其不可以已耶

說非異

人不能相持以生於是聖人者起紹天開治治者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六達而不悖然後人迺克群游族處生養舒愉歷選列辟無有改此者也獨浮屠崛起西陲荒忽梟亂之地假漢魏之哀世基僭跡文詭辨奮醜行至晉梁破正擅邪鼓行中國有卑世輕主海內之實威從詭譎鬼頊恣睢之邪說情馳驚拔祥傾盪怪神之邪說離君臣叛父子捐來報桑柘之務斃而縉不儼不嗣辟而無用意者在削滅典刑刻學刳語寢禮崩樂塗民視聽遂將除唐虞汨沉三代杜塞仲尼之訓檢自賢其淫妄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為言動居處皆變諸夷狄緬惟在昔尊禮義而尚圯廢而克終故聖明者稱唐虞暴亂者蹈幽厲况欲盡汎婦人之所以生息之道漂蕩聖賢數千載功業專遂己之私而可以行之哉雖宿

儒碩生繩其僻邪乖勤懇于策書然世主莫之悟其波流汗漫無其止  
其徒相與唱而大之習為譎張幻惑下禍降休若探諸篋與百姓交於道  
而接於市悉天下之財什伍而奉焉其廬益侈其衆益蕃其辨益枝葉耗  
費無窮而怪亂無極耗矣哀哉孰抑而正之與或曰斯嫉其迹庶矣曷究  
其源其源情性爽然與孔子異意凡為之者不愛官爭能賢夫惟印組為  
務遂遂然相軋也曰否明先王之道內足以不惑外足以行事情性有不  
平歟背而之他將失其平尚何有于孔子之意官也以行吾道能也以治  
不能或爭而軋之者自其戾先王之道而教義不行也尊教興義則上讓  
而下競疇軋之乎謀末而遺本以售其辭斯害也已浮屠利心無足而假  
無欲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淡治也惡在其為賢哉則又以謂為愚者設  
之故鬼神之神司察冥報陰譴災福相勝相摩之說以震恐於其心覲其  
感懼而創艾是又惑也具以冥報陰譴之可畏孰與畏刑而慕賞哉謇謇  
者陳禮義損益灼然著乎其前當世之法生殺出入升斥成敗焯乎迫於  
其心而猶不知者而避也奚暇顧未至之袂祥哉若晉魏梁隋之間蹈道  
者鄉勸而抵觸者哀止與否也則浮屠之說無益已可知矣今者虞庠夏  
校之制未備而塔廟叢於海 緣南畝操機杼之民寡而斷髮胡服之隸

肩相摩踵相接也綴學立制補禮改樂之道未極而蠻貊之書眩中國者  
驪駕聯駟不足載邃宇高棟不足容也聲明文物之具未完而洪鐘壘鼓  
之聲鏗鏘閭閻也崇奉之侈古之未極者今復盡行之矣民父子糲梁之  
食褐衣之襲舉捐之矣是以在下不免乎有凍餓之民操觚囊而為溝中  
瘠也為今之策先民所謂復其人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出于中計  
斥禱祠之未制厭勝之菟學自上先焉場廟勿新也誦試勿數也冠而隸  
籍五百髡其一人為老子學槌提仁義截絕禮法亂人倫耗農桑之務其  
源不可不深為制做此頗損其數亦創艾之一端也王者正德以應天純  
仁以得民群天下之智愚而告之以往古教之以至順祭焉寰宇之間形  
氣之內聖人之典章存焉可以外運造化內霑毫茫寢之以純嘏矣烏用  
胡夷之 荒唐之學哉

治之難

以天下而行唐虞三代之道不唐虞三代如者無有也然而治之難也何  
故治世非無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叅非庸者也雖有正人勿病也  
唐之時四罪立唐之朝周之時三監在周之廷唐堯周公大聖人也其辨  
之也不疑其知之也果彼雖幸而至乎大臣諸侯之間也絀矣於正人焉



無病也漢元之初蕭望之相漢劉相周堪張猛為之腹心東漢之末李固陳蕃杜喬相漢李膺范滂之徒布據禁寺光大矣天下仰而待治也去斯時則已矣使克其所施功德萬計哉孝元桓靈常主也其相叅者史高稚圭韋成胡廣趙戒而下庸者也而邪者囂其間其於辨衆賢不明而用之也不果雖進而立于公卿之內儼然而危矣可得天下國家之安乎嗚呼治之難也以此觀天下者不觀小人正人貴賤陞黜觀其用否如何耳而治亂審矣

###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詞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致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詞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于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化之情而不入于卑汙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

文選 三

七

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于其氣後之人責其不一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詞要之不悖于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強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抒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余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已之知者其誰與雖不吾知誰患耶

### 書魏鄭公傳

余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

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  
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  
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  
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  
擯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  
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  
是啟其怠且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  
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  
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  
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  
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  
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  
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益暴其惡于後世  
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  
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稿者非與曰焚稿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

近世取區區之小諒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擯君之  
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  
在乎己也豈愛其君之謂與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在正邪未可知也  
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說辭而出異  
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  
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社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  
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曾子固文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鞏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向一本于苟且天下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群臣思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下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眾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適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歎息者矣始者執事為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為之至今而乃為諫官非大位然論議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久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

文選 十四

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為諫官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者固以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于內外之利病主能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舍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於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向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釋責矣乃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趨趨簿書畦壠間淺事一紙之中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眾人固不可也然世倘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 鄴谷永皆賢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減于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于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諛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于困

窮于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鞏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之得失已詳矣愈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鞏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鞏未嘗一造而輒吐情寔誠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歐蔡書

鞏少讀唐書及貞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小大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叅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貞觀太平刑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忻慕繼以嗟惜以為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臯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貞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由漢以降至於陳隋復由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其君臣無如此謀議也故其治皆出貞觀下理勢

文選

十

二

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升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為迴避計惜者况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觀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于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群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為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惻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令事雖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况乎合乎否未可必也未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過而見之其心歡震動不可比說曰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逐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貞觀之上今鞏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詞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于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

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忿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噫二公之不幸寔疾首感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內汲汲焉而務施之于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于其極而後已焉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者故孔子之所說者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畫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况今天子仁恕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

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游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鞏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雜說三篇粗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啟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己于邪則又庶幾乎天子視聽有所開蓋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常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子學使覺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恃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代上蔣密學書

夫蜀之奢聞天下蜀之守前後相望皆遂其俗而已豈以儉為不美耶蓋蜀之守既貴重而奢者人情之所便也遂其俗者蜀人悅而美名之所歸也被席貴重之勢行所便而得美名蓋常人之所奔走也夫誰肯舍而為儉哉然不知夫推理而行儉者亦樂也變其俗而治其始也民雖疑且恐且謗指日以謗其終也必化以服則美名安得而不歸哉是其為美名也

君子之所名 萬世而不滅者也然世不推其所以然而相與立論曰蜀  
易恐以動俗既久以固其不可以更也是大不然夫不知民之難與慮始  
也當事之更也必怨豈惟蜀子產之治鄭也三年鄭人有欲殺子產者夫  
非怨哉然鄭卒以大治戴子產卒以如父母其終也化且服云此其效尤  
章章者也豈患其勿動哉蜀也皆天下之人也一而治之安有不同乎至  
於俗也有不變而治者有變而治者所宜所尚不變而治者也非禮義之  
歸變而治者也若蜀之奢豈禮義之歸乎奚而不變也必也久且固焉則  
遂之而已世之事入於亂者衆矣去治古遠矣舉將遂之耶必不然也然  
世所以莫或為與或為之而無其效者是亦有二說非如向之所云者一  
也今之為吏者勢不得專且久不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  
也是其所以莫或為與或為之而無其效也可為太息也已 昨者執事  
之入蜀也獨欲出數百年之表修之于躬而化其俗某聞之喜且慕不知  
其至也既而卒以不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而罷天下  
之妄者至今以為過某聞之嗟且恨亦不知其至也雖然執事之推是心  
也好古而非俗之願也可知好古而非俗之願者行于此亦必均于彼推  
于一亦必應于萬今執事之來餘杭也其由是心歟某也仰聲義之舊而

文選 古

四

其心有所迫切者常人既不可以語是以千里為近以險塗畏暑為廣廈  
清涼而自致于執事之門以歸計焉豈惟以執事好古而非俗之 為可  
望也抑亦以某人嘗望輝光被收納有一日之素而藉口以來伏惟少垂  
聽某之家本窮空迨某人而始得祿不十年而某人沒沒之日賴於友以  
葬既葬而其孥流離於鄉數期之間疾癘死喪十口之所存者惟老母與  
某也二而已無田而畊也無貨與技以為商與工也無力以傭也無屋廬  
以居也奉老母而寓食於人者殆十年矣噫是誠子之不孝者也人之天  
窮者也每觀古人啜菽飲水亦養之說而已尚不得有此則晝而行夜而  
卧矍然而思盡然而不知涕之交頤也在上之君子聞是言也知是人也  
其哀之乎抑不哀也不哀之而曰仁可乎哀之而不救之可乎今某也得  
有廬屋以居十數畝之田以業老農女之妻以饗而身耕於外以覲得菽  
水之資而奉老母給祭祀則志願足矣其為事至細其為求至易與也不  
過執事一器一會之所費而足濟之矣其忍有惜與十年而無可告者以  
今也遇執事好古而非俗之願者也有一日之素者也若哀而又不見  
哀而又不見振焉則斯人也卒窮而死耳豈有望于此哉伏惟少留意而  
念焉

代人上石中允書

人之去教化不為盜也其幾矣數千百年公卿大夫無完人即材與藝或薄於自修即今之所謂自脩或薄於材細謹細忠今之所謂自修也大節大行不如是其已也而能者止于是故自朝廷至于四方無治官上雖有善意善令不能行民之窮濱於死無所告天下之未治無他焉由是而已耳群不相漸靡靡成俗所為戾道過計者乃取士于是焉其無得也明矣一有駭而動之者不比而盜也其幾矣噫可怪也可懼也今者更貢舉法善矣人相從觀詔書戾者矍然有意于懼怠者惓然自強矣數百年來未有此舉也然吏趣脩其文耳未有能力行者也士趣強其外耳未有能心通者也不心通賞罰一不振焉則必解矣有聖人作不已是法矣然而云爾何也聖人之為教以己為之先以法制之助不以己為之先雖有善制聖人不能行也今能為之先不在於吾君與吾民之所耳目者吾君固能為之先矣吾民之所耳目者朝則公卿大夫外則長若師然而可法者殆少矣太學化樞也得執事為之先蔡學士過此言太學之漸行矣誠甚盛美不識通之於心者為誰而能廣之於朝廷天下乎某四年時太學生也今者欲往而依執事會學之令不五百日則不得舉某貧父母待某然後養不蚤得往也今欲往焉則恐後時不得舉望旦夕而事親者毋所圖焉遂未能依執事而學也某之所就亦鄙矣所不足于心亦大矣某豈肯屑然哉顧誠有不得已謹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并敘太學得執事之盛以為天下望

代人上永叔書

夫有為之時不世得眾賢既已遭遇其時方夙夜道深微之際明王體斷國論建萬世之長策佐聖主于唐虞之盛非闡葺曲士所能仰望其輝光也然使百姓人衍戶格四夷軌道上下禮義粲然此時於用才亦無遺棄者矣夫制闔運闢尺樞之力耳夷荒植善五寸之鐵耳二者皆微有以用之則人之興居天之長養待之然後安而有成譬之偏材薄伎亦宜有所用之也某擻虛顛蒙不曉于義國家幸以世德之故引之仕籍伏自思念可以自效惟首公營職故朝而出暮而歸讓易即煩有知必為圖所以展報而已而州之守倅部之使者皆過引其長而形之薦書豈基之敢望眾君子成就之使然耳執事旦夕輔天子居廟堂其有意于偏材薄伎耶幸有意則某願先出於門下然非敢望也倘以伯氏昔年京浴之舊以庇其哀緒而振其子弟則某不敢自後焉

聽琴序

凡有貴於物者豈物不能勝之與抑亦無所待於物故也世之有學者名  
占一藝苟不期于徇物則亦貴矣然以自售人得而賤之故工於  
藝者常恐人之羞薄則往往拂人之好而自要其簡重雖求之者愈勤而  
拒之者愈堅然不知人亦愈羞薄之也琴之為藝雖聖人所不廢也其制  
作之意蓋有所寓而至其所聞者不出乎几席之間而所感者常在乎滄  
浪之濱崔嵬之巔亦已至矣雖然聲自外入也使聞於彼而應於此者猶  
且如此况不自外入者乎蓋樂之實不在於器而至于鼓之以盡神則樂  
由中也明矣故聞其樂可以知其德而德之有見于樂者豈係于器哉惟  
其未離于器也故習之有曲以至于有數推之則將以得其志又中於得  
其人則器之所不及矣故樂而作喜曲終而悲豈能易吾于頃刻哉若夫  
吾之心在于雁門吾之目在于鴻鵠則雖九奏于吾之前猶不聞也故琴  
之作有厭乎人之耳者豈非自外入無有久而不倦者乎雖然吾嘗學琴  
于師矣反宮于脾而聖亦不廢也反商於肺而義亦不廢也反角于肝而  
仁亦不廢也反徵于心而禮亦不廢也反羽於腎而智亦不廢也方是時  
也非也求之於律則不中夾鍾物安得而生哉非夏也求之於律則不  
中蕤賓物安得而長哉非秋也求之於律則不中南呂物安得而斂哉非  
冬也求之於律則不中應鍾物安得而藏哉故無出無內無緩無急無備  
無短巧歷不能盡其數豈止於十九八六而已耶故聞者無聞也其神之  
游東不極於碣石南不極于北戶西不極于流沙沈羽北不極于令正之  
谷則鳥何從而舞魚何從而躍六馬何從而仰秣景風何從而翔慶雲何  
從而浮甘露何從而降醴泉何從而出吾之琴如是則有耳者無所用其  
聽尚何厭之有乎則凡貴者且不足貴也故在鄭則不淫也在宋則不溺  
也在衛則不煩也在齊則不驕也用之于祭祀則鬼神亦蒞乎其所矣尚  
何須於知音哉若乃當春而叩商及秋而叩角當夏而叩羽當冬而叩徵  
雖知四時之行未免有乎動絃也某人嘗與鞏適撫之金谿因以琴稱而  
不知吾之琴也某人苟知所存不在絃所志不在聲然後吾之琴可得矣  
雖然他日祭酒之堂樽俎之宴追三代之遺風想舞雩之詠歎使聞者若  
有所得則庶幾不愧於古人矣尚何恨於羞薄哉

厄臺記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  
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



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羸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 之為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歿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嗚呼先師天子聘于時民否不逃于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舍之則 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 孰為厄乎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官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鈎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

文選

一曰

七

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大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于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于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于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于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

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與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知攷  
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四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五

石守道文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禮樂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練麻喪泣所自制也果蓏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則亂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俯察于地則九州分野在焉中觀于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皆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內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皆夷狄也二十八舍之外乎乎二十八舍之內是亂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內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亂於上地理易於下人道悖于中不為中國矣聞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龐眉名曰眇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易

文選 一五

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之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雖然中國人猶未嘗樂焉而從之也其佛老乃說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游則升天堂矣否則擠地獄其老者亦說曰我長生之道不死之藥從吾游則長生矣否則夭死且人有為耒耜以使人農也為詩書以使人士也為器材以使人工也為貨幣以使人商也臣拜乎君子拜乎父第事乎兄幼順乎長冠以束乎髮帶以繩乎腰履以羈乎足妻子以待乎養賓師以須乎奉練麻喪泣之制使人為哀禋祀祭享之位使人為孝爾之勞也如是我皆無是之苦於是人或懼之或悅之始有從之者既從之也人則曰莫尊乎與之仇禮無兄以事也無長以順也無妻子以養也無賓師以奉也無髮以來也無帶以繩也無練麻喪泣以為哀也無禋祀祭享以為孝也中國所為士與農工與商者我皆坐而衣食之我貴也如此故其人歡然而去之也靡然而趨之也噫今不離此而去彼背中國而趨老者幾或曰如此將為之奈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服各居廬其居廬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中國中

國也四夷四夷也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于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之射鄉三王之禮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哀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御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紂滅商道武亦受命克承湯烈故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群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睿哲英威睿武具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皇帝之道致于人君施于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于朝廷通於政教格于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齷齪進

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下未甚又而何死參代之參以蕭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己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己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備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未備者備之禮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商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于桀紂之時其道降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

文選

五

三

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况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于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耶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疆凌弱民未有眾吞寡民未有大小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眾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御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于市湯去堯舜數百千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于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

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  
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  
子以治歷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  
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  
朝廷循之以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  
田兼地矣強以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  
以并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  
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  
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  
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  
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季札論

夫謹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  
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  
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拯民  
塗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傳子天下之大公也而

大選 五

四

舜賢也禹賢也啟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  
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項  
堯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兵伐桀湯既以臣伐君桀而自為君武王又以  
臣伐紂而自為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乎賢  
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篡弒其君者故諫  
于馬前死于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  
明且智豈不知吳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能保其先人之國則  
為孝履絕其先人之祀則為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  
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弒  
其父無國無之且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  
篡其父弟以得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于諸樊噫季札非苟  
讓也存萬世父子兄弟之親且非夷齊則後世弒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  
世弒父繼踵矣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  
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為孝孝之末也全一國  
以為仁仁之小也與其奉先君已沒之命就若存先王大中之教與其全  
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萬世篡弒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知之也

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 伊呂論

人稱之曰伊呂以其道相近心一出切切同也余以謂伊呂之功則同其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在猷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將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安坐于蟠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也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終歸于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及于此乎君暴虐于上民塗炭于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往說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于文王佐武伐紂滅商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絕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伊尹之道紂若萬分之一 悔亂改過之心以望為太公黜其惡政而從于善湯之社 遷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 周公論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 一飯一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

文選 五

五

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禹舜益伊尹傳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傳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聖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 千餘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復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周公者皆然舜禹益與伊尹傳說所相君所逢時異也孰謂周公之德不及耶噫余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成王嘗刻桐葉以為珪戲以賜唐叔周公即入賀成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國封唐叔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成王一為戲言以國封人成王復敢戲乎戲且不敢荒寧乎敢逸豫乎敢侮傲乎敢惑亂不道乎敢驕淫無禮乎周公成相成王之心也至矣唐柳宗元以謂唐叔小弱第不當封周公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不達周公之心也已

### 是非辨

天子將舉人而任之問於宰相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宰相將推人而舉之問于百官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則將誰質曰質于其言之賢者賢者是非公也小人不黨則謗矣曰問于朝廷問於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之朝廷是之天下非之則將誰質曰質于天下天下是非公也朝廷不讎則嫉去黨與謗棄讐暨嫉人皆能是是非非也存黨與謗懷讎暨嫉未可與言是非矣嗚呼余觀能是是非之非推于天下而人以為私更乎萬世而人不可以易古獨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舜知朱均之不肖而不與其子知舜禹之賢而以天下讓是非著矣孔子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當時無一人妄受其惡無一人謬享其善是非當矣次則孟軻韓愈也孟軻是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判矣自堯舜至于今凡幾千百年有此五人是非之難也如此凡人愛憎以情善惡由己千載朽骨九泉腐肉猶以好惡升黜于禿毫枯竹間况與之比肩而事主接武而趨朝乎則知人無堯舜孔子孟軻韓愈之心皆不可與言是非矣吁今亦有以一飯厚薄而為愛且憎者劉工部在南京有事自不修劉不禮之退而怨且怒逢人罵劉語不休孔大諫在兗州有人不得善遇退而怨且怒到處謗孔辭甚醜然二子者是亦不為顯非亦不為辱何懼哉余懼冕旒之前軒陛之下有以姦為賢有以賢為奸有以佞為忠有以忠為佞有以詐為直有以直為詐有以邪為正有以正為邪亂吾君之聽銜吾君之目惑吾君之心者以賢為奸則龍逢見誅矣以忠為佞則比干見殺矣以直為詐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為邪則屈原見誅矣以姦為賢則飛廉見進矣以詐為忠則靳尚見信矣以詐為直則趙高見任矣以邪為正則王莽見用矣如是豈不亂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以懼故作是非辨

### 辨謗

介讀青州劉概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于身利于道也介如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鱷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遂之一夕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無輔死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况于人乎介于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吏臣謂排釋老于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為賀也激于時爾凡人怠于敦孝而亟于避諱甚無取也介于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鯀無德於民猶有靈于晉國宗元有德于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無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



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磨之焉知寔錄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概而後釋吏部之道由概而後明概亦可稱為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概能明吏部之道特為首送概少則為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為青州舉送以是名士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為以滕不知人或謂概有化丹砂為黃金術意滕得之特為首送或以為概恃嘗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概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概之名不虛得知滕公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概伸之劉概之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其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黃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避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則人飢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道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綉不可以待寒珠玉不可以療飢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辨易

王績為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者文矣以為文王病也負苓者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謂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機為始兆亂者吁可怪也夫易之 救亂而

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于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于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教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術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迷易至今不明薛收負荅者不達易甚矣

### 朋友解

姜潛至之被水害甚奉符尉 温仲淵與至之友且通家義甚厚憐至之之困災為借 手營救因以私役人罪之察盜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朋友之義患難相恤温得其職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懼朋友之道絕因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祿之貪得其利焉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夫所謂道者親而不離者也夫所謂義者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利終者也義無不克終利無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熱則蜂來寒則鳥去平生握手把酒款款肝膽吐在地一旦急難危患則掉臂急趨而過若越人

### 文選 三

八

視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排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為罪今奉符縣尉李温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升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乙 夜水大至太平之人死者五人其一則權酒使臣張借職也在太平參肆百家潛被水尤苦夜風雨震電天大 水且暴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纍纍隨其後出沒于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 廬邸店并其所以待歲時佐伏臘之用凡百萬與所藏書數千卷盡為水害温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温不足為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於潛尚更退顧其身愛惜礙國家禁苟逃錙銖罪不為潛致毫髮力忍晏安坐視此誠夷狄禽獸之不為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為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下乘地檐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于東家火也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温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 復先生及親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 義忠信且與潛友厚反顧身愛惜乃不如夷狄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道責之温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纔能借幾日力遺一囊麵未足以解潛昏墊之灾然以今人推之温能不退顧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以濟夫

朋友危患是亦能以義始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網凝密乃籠溫去繩之以微文寘之于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國家本設禁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為之禁亦或踰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溫拘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為害必滋義者常也常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無君子矣溫為君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溫亦不足深惜夫朋友之道遂絕矣天下風俗薄矣噫州縣吏貪墨殘毒者滿目曾不聞舉一人溫奉公守法溫廉溫愛民溫有文行溫有節義溫孝於事親溫忠於事上溫信於朋友反得罪悲夫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啟神算以授裴度度克恭行天罰以夷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過時不下度建大謀以任李愬愬克先登賊城以殲元克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上下同力乎推其度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燥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愬也光顏也重裔也然無為而

文選

主

九

任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馬之勞韓信攻必取戰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功名何則不曰發蹤曰生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度與愬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豈昧此者著辭於碑優度功誰曰不實也初度輔政以群賊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為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賓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效計議於丞相則取蔡之謀已落于彀中矣諸將連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群臣皆欲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協心計定意斷眾不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同則得勝之算已運於掌上矣及至郾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衄則凌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主將眾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于閫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堂上得勝之算閫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易曰師正丈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惟深與神其孰能與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下矣

錄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

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耶昔者孔子修春秋帝皇之道取三代之政述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于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剗刻典經淫華相淫巧偽相銜廟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余曰蠹書魚予敢辭

擊蛇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怪極異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于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

上進 五

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我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于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夫子誅少正卯兩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鯨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質晉人懼辟崔子齊明刑距董偃折張禹刻梁冀漢室义佛老微聖德行鯨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法惡違法亂紀者曰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得公之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乃能受
笏之為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聖宋大選全集卷第十五



